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二百二十三 己未年

九月二十五日庚辰額勒登保奏言臣督兵由

水磨河野人村一帶探剿沅匪潑股匪十二日

晩間兵抵地龍灣偵知賊匪竄至雲霧山相距

不遠當於三更時率領總兵楊遇春侍衛噶達

渾等帶兵由柳家山正路進剿派令副都統銜

格布舍總兵銜穆克登布等帶兵由補子埡旁

路進發天明馳抵雲霧山賊匪知有兵來竟敢
於深林中設伏迎拒我兵奮力直前鎗箭齊發
賊匪登時潰敗臣帶兵直由山上追下雲霧壩
賊復回身抵拒適穆克登布等一路官兵亦由
尹家灣繞出雲霧壩併力掩殺賊匪亡命而逃
官兵追下石阡河直至三家壩沿途五六十里
間除滾崖跌斃及棄械逃散者不計外殺賊約

有五百餘人生擒三百六十餘人餘賊分爲數
股俱向陡山密林中竄去 臣復派官兵乘勝追
逐出鐵釘山至長池老均山一帶斬戮百餘人
并於附近林箐中搜捕男婦數十人時已昏暮
即在老均山紮營將獲賊逐一訊問並詰以阮
正澨下落有該首逆徒弟翟士連及僞先鋒劉
侯宗等供稱官兵趕抵鐵釘山時親見阮正澨

身受箭傷又被官兵矛戳墮崖　臣於次日早間
派令將備等於鐵釘山崖下尋獲該逆屍身與
翟士連等所供年貌衣服無異又令所獲衆賊
隔別指認僉稱實是阮元帥并驗得身受箭傷
一處矛傷二處委係接仗時受傷被我兵戳斃
無疑查阮正潌一股共有二千餘人係褒㷮首
先起事之犯於川陝地界滋擾日久實屬罪大

惡極今仰仗

天威一鼓殲除亦足快人心而彰

國憲再查前在西鄉九正場痢則齊家灣賊匪曾有逸出米永富等三四百人亦於九月初間逃來水磐壩與阮逆合䑸臣此次獲犯內供認爲齊家灣賊匪者共有一百二十餘人此外藏蹩者自屬不少合之阮正潊餘賊竄去者共不過

五六百人若不趕緊殲除又必尋找他股合夥

現仍催探蹤跡撥兵剿捕旣正澼屍身當即支

解將首級傳示寨落民人無不懽悅所獲賊犯

內除翟士連劉俟宗二犯寸磔外凡訊係眞正

教匪及從逆日久者概行正法如實係被脅民

人均酌量釋放回籍

額勒登保又奏旨查李淑徐添德經官兵於楚

境剿潰折回巫山其勢較之入楚時自已殘敗
辛聰張姓兩逆經德楞泰等多兵擊截必仍折
回川境德楞泰自亦帶兵入川併力剿辦且聞
總兵朱射斗德英額等兩路官兵在夔巫一帶
迎截李淑徐添德較他逆雖為兇悍料德楞泰
等必能辦淨至川北賊匪實非止王登廷一股
逝江南江境內尚有冉添元鮮大川苟文明等

逆游奕雖均係　臣　剿潰之賊但或分或合近日
察其蹤跡俱有北竄之勢幸　臣　連日帶兵由廣
元邊界兜剿前進各匪聞風震懾俱各折回且
近日探聞總兵許文謨所剿度姓張金魁一逆
以及提督七十五剿敗之樊人傑一股俱竄至
太平通江巴州地界此皆川東之賊漸入川北
者目下川北賊勢實重於川東川東辦賊官兵

實多於川北 未便再往川東以致川北賊匪
蔓延他竄 臣 飭來辦賊祇係一路偏師凡各股
賊匪情形及各路兵數究未能周知詳悉茲奉
旨令授爲參贊大臣自當查明各路實情通籌督勦
全局熟籌緩急妥爲趕辦約計魁倫日內亦到
達州亦須酌派鎮將協同勦賊 臣 所帶鎮將無
多亦須於各路中熟籌知兵勇幹之人量爲調

撥現已知會魁倫將應行查詢事件於數日內
辦竣速赴巴州臣一面將現帶兵勇五千餘名
內撥出湖漢官兵三千餘名派交副都統阿哈
保等帶領在廣南一帶剿辦附近賊匪並遏各
匪北竄之路一面帶兵二千餘名趕往巴州與
魁倫面籌一切俟會晤魁倫酌定川東川北情
形何路緊要即視白分路前進不敢少事拘泥

再聞許又謨一股所帶兵丁尚須整頓臣到巴
州後亦當妥爲齊集酌派將領分別管帶務令
實力剗除上紓
宸廑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阮正漋股匪竄至
雲霧山經官兵直前進擊痛加殲戮首逆阮正漋
身受箭傷被我兵用矛戳斃該逆係褒樊首先起

爭之犯竄擾日久今額勒登保甫授經畧即能殲
首逆殲斃深為可嘉足徵事機順利額勒登保著
補授正白旗漢軍都統仍賞給玉搬指白玉牌大
小荷包以示獎勵並另發搬指搬指套各十件交
額勒登保分賞各路軍營打仗出力員弁俾益加
鼓勵其所奏籌度情形以目下川北賊勢重於川
東而川東辦賊官兵多於川北不復再往川東惟

查明各路實情妥為趕辦所見甚是至所稱知會
魁倫令於查詢事件辦竣後速赴巴州額勒登保
亦酌帶官兵馳往該處與魁倫面籌一切此則不
必魁倫現在查辦勒保福寧濫用軍需之案且伊
係四川總督糧餉一切皆其專責本難帶兵往來
剿賊而於該處賊情道路險要亦不若額勒登保
之素為諳悉自無庸令其前赴巴州即有應行籌

辦之事不妨彼此札商於地方軍情均可不誤頟勒登保惟當確探賊蹤何路緊要卽督率官兵奮力進擊務於年內蕆功用副委任

同日松筠奏言據商南縣知縣鍠廷琛禀稱訪有賊匪劉學貴從賊營潛入縣境勾結民人陳翠祿等謀爲不軌八月二十八日會同把總李茂率領典史王世鎰帶領丁役密赴馬構溝拏

獲首犯劉學貴訊出該犯充當賊匪張漢潮營

內探馬及勾結陳季祿等入夥謀逆情事旋按

名分路緝拏陳季祿等三十九人並起出大小

旗幟九十五面及器械逆書等物臣以案關重

大未便延緩按察使台斐音聞信業已馳赴該

縣臣即飛飭該司嚴密訊究按律定擬馳奏至

張漢潮分出兩股賊匪現在鎮安五郎一帶出

役老林經明亮等派富成及副將馬兆瑞帶兵
剿辦人數無多臣現札催趕緊設法剿捕毋令
蔓延再前次部撥餉銀一百五十萬兩除歸還
司庫借項銀六十六萬兩外祗餘八十三萬餘
兩迄今一切軍需共支銀八十八萬餘兩實又
借動司庫地丁銀五萬兩有奇現在陝境各路
官兵統計已有數萬

盛京吉林兵丁又全數至陝撤拉爾回兵亦指日
可到一切鹽糧衣履騎馬馱騾鍋裝軍火并臺
站運脚及鄉勇口食等項在在需銀支發至被
賊州縣難民擇其情形較急者先為接濟而撫
䘏房價及折色口糧等項不容緩待惟有仰懇
鴻慈勅部動撥銀一二百萬兩迅速解陝以資接濟但
京餉抵陝尚需時日 臣 於撥解川餉一二百萬內

暫行截留後起銀五十萬兩俟續撥陝餉到日

如數解還歸欵

松筠又奏言臣 接奉

諭旨令查奏明亮慶成永保遲誤情形查永保現在

鄖縣孝義一帶慶成追賊已入古省均距漢中

較遠連接額勒登保魁倫來信令將陝省南界

嚴加防守所有寧羌南鄭西鄉紫陽平利等處

邊境臣一面督飭鎮道府鼓勵兵勇竭力堵

禦一面馳赴前途會同那彥成督辦一切併力

至張漢潮賊匪現據各路探報初十日竄至甘

省成縣西和交界之紙坊鎮明亮等躡蹤緊追

賊匪勢甚窮蹙甘省總兵索費英阿已帶兵隨

同追剿陝任臬司廣厚總兵吉蘭泰均由北面

堵禦臣前撥催帶領撒拉爾回兵之文武員弁

乘程前進現已行抵禮縣賊匪由紙坊鎮西奔
正可迎頭攔截明亮等追賊已近可望迅速蕆
事再遵奉
諭旨查明署遊擊關聖保在景家坪搶獲之礮並無
字跡號數長約三尺兩圍圓不過六寸若非賊
營自鑄即係川省鄉民防守寨落所造實非營
汛之礮又查外委黨亞在紫陽之烟墪埡打死

賊目苟姓其時苟文明正入西鄉高枝壩隨竄鐵溪河出遙江之竹峪關相距尚遠係賊之執旗者皆自稱爲元帥其打死者祇係賊中苟姓一小頭目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松筠曰商南縣訪拏首夥各逆犯前已據永保奏到令松筠飭令台斐音嚴密訊究按律定擬自應如此辦理該縣錢廷琛一經訪

聞即帶領丁役將案犯首夥全行拏獲尚屬能事

錢廷琛著交崧筠以同知陞補至陝省餉銀將次

用竣自不能不豫籌接濟崧筠係素能實心辦事

之人今為軍需緊要起見奏請添撥即使加倍撥

往自能實用實銷原所不靳但國家經費有常且

此時陝省張漢潮一股屢經官兵勦殺分路兜圍

可期指日殲淨此外不過平利洵陽一帶尚有餘

匪奔竄亦不難即時撲滅應需軍餉自屬無多著

撥給銀一百萬兩當已足資接濟松筠惟當加意

撙節妥為籌辦至額勒登保現在帶兵剿賊正當

喫緊之時往來川陝軍行無定其應需糧石松筠

務須妥協經理源源接濟勿稍缺乏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松筠日昨據倭什布查

明胡齊崙動用軍需案內將底賬進呈此內各路
軍營任意提用及督撫等支取餽送者款項纍纍
實堪駭異夫軍需之設爲養兵以平賊平賊以安
民今自剿辦賊匪以來部發帑銀多至七千餘萬
而各省協濟銀兩尚不在此數如果實用實銷誠
爲資給兵丁之費則兵精餉足士氣奮揚早應撲
滅賊匪何至遲征兵丁衣服藍縷甚至以羊皮裹

是幾同乞丐經年累載迄無成功所謂平賊安民者安在是國家節年所發億萬帑金竟徒爲伊等飽法營私任情揮霍之所而於兵丁全不加體恤又何怪乎老於疲士不用命耶現於底賬中查出承保名下提用及得受餽送銀共二萬六千五百餘兩數之各路資發尤多又廣成節次收過銀三千九百餘兩又有軍裝銀一萬九千一百餘兩數

亦不少皆不可不切實根究現已將永保慶成家
產查抄者將查出清單發交那彥成松筠按照各
案會同嚴訊永保自帶兵以來種種遷延玩悞機
宜不動其罪已重而於軍需項下又濫行支用較
他將更多其所支銀錁銀牌等項是否向員實以
銀錁銀牌給與抑係永保以賞兵需用為名支提
銀兩到營自行打造此項銀錁銀牌是否賞給兵

丁抑係借端肥橐現在永保處尚存銀牌銀鏁若干變成除得受餽送外其銀牌銀鏁亦係作何使用有無侵抑存貯又軍裝一項用至一萬九千一百餘兩是否實爲兵丁添補衣履弓箭等項抑係借端濫支入已侵用以上各情節俱著嚴切究訊取具確供一併歸案辦理計贓定罪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曰現據倭什布查奏胡齊崙動用軍需底賬各路領兵大員均有得受餽送及濫提銀兩之事是軍興以來所發億萬帑金竟徒爲伊等交結侵肥任意花銷之用而於隨征打仗兵丁全不知體恤以致師老力疲迄無成效湖北支用軍需爲數尚少已有如此弊端何況川省軍需不啻數倍於楚且胡齊崙祇係道員輒以

公帑作爲餽送又況從前川省辦理軍需之宜綿
英善及現在承辦之福寧等經手日久豈有不濫
行提用作爲餽送藉資結納之理且川省領兵大
員任楚既經得受餽遺則於川省亦自必藉端需
索宜綿英善福寧等如何侵用及致送何人之處
不可不切實嚴究訃此時廣興已可到彼著傳諭
魁倫即將福寧解任質審其糧餉事務即交廣興

接辦聞福寧近日於支發軍需等項稍知畏懼不敢仍前浮濫但其從前之濫支濫用款項自必不少今事已破露若能將伊任內曾經餽送何人及帶兵官員何人提用侵肥各欵及早自行供明呈出底賬並將宜綿英善從前在任時如何浮銷餽送之處亦將底賬和盤托出不稍徇隱則福寧之罪尚可寬其一綫倘經此番查詢尚敢飾詞含混

不肯據實供吐或將底賬燒燬福寧試思此事豈能始終瞞隱一經察出伊能當此重罪乎至額勒登保現已授為經畧大臣伊在川陝追勦賊匪往來無定倘額勒登保勦賊追入川境魁倫必須將糧石軍需源源接濟不可稍有遲誤現據額勒登保奏稱咨會魁倫帶兵前往巴州相機會勦魁倫竟可無庸前往惟當遵奉前旨駐紮達州籌辦勒

保案情及查究福寧經手軍需賬目爲要即或額
勒登保有必當與魁倫商辦事件無難彼此札商
帶兵殺賊自有各路領兵之員聽候額勒登保調
遣魁倫自不必以剿賊爲急務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吳熊光日前由內務府發銀
四十萬兩解赴豫省交吳熊光存貯藩庫以備撥
用現在楚省各股賊匪俱經剿逼出境賊氛已淨

是楚省無須此項銀兩接濟而陝省現在需餉者

吳熊光將前項存貯銀四十萬兩派員解赴陝省

交松筠接收以備軍糈支用如前項銀兩尚未解

交豫省藩庫吳熊光接奉此旨即飭知解員徑行

解赴陝省可也

二十六日辛巳廣厚奏言臣前因張漢潮竄擾鳳

縣廢邱關逼近甘境楊家店當即帶兵起程行

抵阜角鋪探聞賊匪由李家灣翻山竄至徽縣境內　臣　即督兵迎擊該匪知北面有備遂向西竄至成縣黑峪河一帶經明亮帶兵痛剿遂竄入祁家壩老林該處逾北牛尾溝係通西和秦州之路最關緊要　臣　即督兵馳往堵截甫抵溝口遇見賊匪前隊數千人我兵向前剿殺賊匪並不接戰仍翻越山嶺遁入老林僅擒獲活賊

熊逢義彭狗兒二名訊據供稱張漢潮因四面
俱有官兵十分情急欲從此奔竄秦州當將該
二犯正法詎賊匪於夜半乘大雨淋漓從深林
密箐中爬越馬家山梁竄赴徽縣之教場壩臣
恐北擾秦州當從間道繞至岱門賊匪遂由秦
州之南駱駝巷向利橋逃逸晝夜窮奔總在二
百里內外官兵連夜絫躡賊即由利橋仍竄陝

省鳳縣草涼驛吉蘭泰亦帶兵趕到　臣　等仍在
邊界分守堵遏以防折回明亮由寺合頭追至
即帶兵躡蹤前進查此次賊匪竄至徽成等處
邊界共計旬日因追剿緊急所過村莊並不停
留未經裹脅良民焚燒房屋前奉
諭旨令仿照湖北隨州修理堡寨業經松筠通飭出
示曉諭　臣　自駐守以來凡見鄉民紳士復加勸

諭百姓甚爲踴躍修築頗多是以均將糧食豫
爲藏貯間有得信稍遲不過日食米麫被其搶
掠又牟家峽駱駝巷紅崖地各鄉勇於賊匪經
過時用鎗礮斃賊匪二三名不等 臣 面加獎賞
並勸令自行團練藉資保護至徽兩一帶收穫
較早秋禾俱已碾打百姓尚屬寧謐再撒拉爾
回兵韓四個等來營隨剿藍白兩號賊匪後又

幫同駐守數月昨該回兵等因離家日久泰嶽
一帶地方氣候潮熱多生疾病懇求回家查該
回衆等前隨臣劉錦棠剿辦賊匪尚爲出力業蒙
聖恩賞給守備千總頂戴今旣呈請回家自應俯如
所請臣即酌賞盤費並行知地方官照例給與
口糧派委幹練兵弁帶領回赴循化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廣厚曰現在張逆脫匪勢已窮

壁其平利一帶竄聚之賊有慶溥等夥彼截剿而
德楞泰又追躡辛聰張姓一股至陝看來陝省賊
匪亦可以次殲除著廣厚察探情形如張逆業已
就擒平利一帶竄匪又經剿淨其藍白二號匪徒
逃往川省後離甘已遠不致再虞闌入廣厚仍遵
前旨即往西寧查辦青海番賊搶掠一案倘甘省
尚須防堵廣厚惟當在彼會同索費英阿吉蘭泰

實力守禦勿使各股賊匪再行折回又據奏撒拉

爾回兵多有患病懇求回家一節撒拉爾回兵前

請來營剿辦藍白兩號賊匪原為保護桑梓今賊

已他竄若令移赴陝省協剿伊等離家較遠自非

所願今廣厚酌賞盤費派委弁兵帶領前回循化

所辦甚是

欽此

上諭內閣日從前畢沅身任湖廣總督不能實力整頓貽誤地方以致教匪潛謀勾結乘間滋事畢沅又不能督飭所屬迅速剿除迄今匪徒蔓延川陝等省日久尚未撲滅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查奏胡齊崙經手動用軍需底賬畢沅提用銀兩及餽送領兵各大員銀數最多即如永保解交刑部後畢沅寄

送銀兩又復幫助恒秀贖罪等事是畢沅既經貽
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餽送骫法
營私莫此為甚若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
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任官職所有承襲畢
沅輕車都尉世職之長孫畢蘭慶及承廕畢沅廕
生之次子畢嵩珠俱著革去不准襲廕

二十七日壬午 明亮恒瑞興肇奏言查天賜山郊

家堰廟兒埡等處前經臣明亮派兵嚴堵要隘

張逆不敢由三處折回率領殘敗餘孽翻越老

林竄過林內偏橋即將襯木拆毀攔擋追趕之

兵副將多爾濟扎普等帶兵趕到令兵勇砍伐

樹木搭橋而過賊匪乘間已竄至清水溝維時

恆瑞督率總兵觀祥等在彼堵禦該匪突至官

兵鎗礮齊施擊斃賊匪數十名生擒賊匪汪昭

章等十四名該匪等仍入老林逃竄時已昏黑雨緊霧大未便窮追黎明經
臣
等兩路派出兵勇搜山擒獲朱學恒等十五名割獻自縊滾崖首級二十顆訊據朱學恒供稱張逆等竄過偏橋將橋拆毀乘追兵搭橋之暇逃至清水溝不想又被官兵截殺仍潛入老林覓路欲從北面晒經寺小路逃往秦州探知彼處已有官兵不

孜由小路行走遂從深林密箐中溜下山坡趁
霧雨迷漫連夜偷過三渡水前竄餘無要供立
將該犯等正法當此四面圍勦大好機會不想
張逆仍能潛逃 臣 現令多爾濟扎普等帶領湖
南湖北甘涼官兵六百餘名緊躡賊蹤 臣 恒瑞
派觀祥帶領官兵七百餘名一同追剿 臣 明亮
興肇統領大兵由高橋太白埡入山追剿恒瑞

督率官兵由嶺兩小路繞出直至鳳縣迎截 臣
明亮行抵太渠探知賊匪已出甘境仍向紅花
鋪草涼驛一帶奔逃臬司廣厚帶兵亦抵太渠
即擇要駐紮防堵 臣 明亮趕至紅花鋪接據恒
瑞來札知已趕抵鳳縣探得賊匪竄至安河遂
挑選壯兵六百餘名親身帶領從南星等處加
緊抄擊適接慶 成來咨已由 沔縣馳抵成縣探

知張逆折回亦星飛覓路前進相機協剿計算

程途 臣 已離賊匪二百餘里若亦出安河尾追

不但三路官兵俱落賊後且由安河山路至五

郎地方計程一千餘里若由寶雞大道沿山從

郿縣盩厔鄠縣等屬地方抄至子午峪入山不

過七百餘里且可顧住賊出近省數處要路 臣

至子午峪趕抵江口如賊匪尚未到來則後有

多爾濟扎普等從山內緊躡恒瑞復抄截而至
三路官兵夾擊自可集事設賊匪竄入五郎境
內查該處有前派鎮臣本騰額帶兵千餘名在
彼一面剿辦小股賊匪一面堵禦張逆折回之
路鎮安有富成帶兵千餘名在彼堵禦山陽有
鎮臣長春帶兵千餘名在彼堵禦商州有知州
陳祁龍駒寨有署州同蓋方泌等各帶兵勇扼

要堵禦永保現在大山名駐紮臣　已札知督率
副將馬兆瑞等帶領兵勇嚴密防堵並嚴轉飭
各路帶兵大員鼓勵兵勇留心堵禦確探賊蹤
實力協剿勿令張逆與小股合夥當此賊匪窮
極之際倘再使張逆漏網由何處逸出即將該
處員弁嚴參重懲再此次賊匪竄入甘境因臣
明亮與恒瑞兩路官兵緊躡剿殺無暇焚掠居

民幸免茶毒惟折回時沿途百姓還存耕作縣

馬數匹至數十匹不等均被擄去該匪經過太

陽寺駱駝𡎚一帶又搶得騾馬百餘匹以致奔

走捷便但甫經竄出不想又入我兵範圍之中

自必剋日可期殲滅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松筠日明亮等剿辦張

漢潮一股賊匪經年累載迄未孥獲屢次奏報惟

稱合圍夾擊全係虛詞前已據奏張漢潮六股賊
衆經官兵殲滅千餘所剩無幾已分三路圍住山
內斷不能再稽顯戮方以此股賊匪自可即就殲
除剗深懸盼乃本日據明亮等奏到則稱張漢潮
又從深林密箐中溜下山坡偷渡前竄實出情理
之外而摺中支吾掩飾累幅盈篇朕覽之生厭逐
加批飭亦不勝其指摘實不知伊等是何心術腼

賜明亮屢次奏報軍情本多謊飾其上次所奏三
面合圍之語想亦未必確實今將伊等前摺抄寄
那彥成松筠閱看著即將明亮等摺內所奏情節
切實詳查如果明亮等前次奏報盡屬虛言則罪
無可逃竟將明亮恒瑞興肇三人奏明革職拏問
治以欺罔之罪倘張漢潮大股賊衆實經明亮等
逼剿窮蹙業已分路兜圍則此次又何以辦令他

竄明亮恒瑞與肇園剿賊匪自必不同在一處何路係何人堵截明亮等自必各有一人專守其地亦必有將領員弁等各行分布堵剿此次張漢潮竄出之路係明亮等何人在彼堵禦不力縱令脫逃且賊匪竄出時先過偏橋將橋拆毀始行逃逸其事必非頃刻所能立辦何以一經逃竄明亮等卽離賊有二百餘里之遠卽此可見伊三人並未

跟蹤追躡若云霧雨難以窮追豈有賊匪能逃而官兵獨不能追擊之理此伊等罪案著那彥成松筠查明張漢潮確係由明亮恒瑞興肇三人內何人堵剿之一路突圍而出即將此一路縱賊之人及在彼帶兵之將弁等一面奏聞一面革職拏問但明亮等三人內恒瑞係那彥成妻父如此次張逆竄走之路係在恒瑞圍截之路那彥成不可因

係翁婿稍存偏護卸罪他人㦤那彥成亦斷不肯
出此然亦不可因恒瑞係伊親戚意存避嫌獨於
恒瑞有所苛刻惟當與松筠秉公嚴查據實辦理
若明亮恒瑞興肇三人在彼俱各互相觀望不肯
出力以致張逆得以乘間潛逃即將伊三人一併
奏明革職拏問那彥成審案即日自可辦竣台布
亦已有旨令其不必前往西寧所有張逆一股即

著那彥成與台布會同接辦上緊追勦以期壁壘一新朕此次查辦明亮等三人之罪並非有意將從前帶兵大員盡行革退更換新手特因伊等負恩昧良以欺罔為長技遷延歲月坐侵軍餉如不嚴加懲辦則賊匪何時始能蕩平且若再事姑容仍令伊等在彼帶兵不獨伊等無所儆畏兼恐新派之人日久染其惡習且那彥成等本毫無過失

今委辦軍務如明亮之耆滑性成豈肯聽其調度必致遇事掣肘並或為其所累是以不得不加以懲辦而那彥成松筠台布皆為

皇考擢用之軍機大臣亦並非朕藩邸故交驟加簡任之人以新間舊也再昨據倭什布奏到胡齊崙動用軍需底賬如明亮恒瑞皆曾得受餽送銀兩現在祗將永保慶成鄂輝家產查抄而未經辦及明

亮恒瑞者原爲伊二人圍勦張漢潮已將得手望
其即日奏捷是以稍從寛貸或可將功折罪若此
旨到日明亮恒瑞已能將張逆追勦擒獲掃盡餘
逆則伊二人之罪尚可寛其一綫倘竟任張逆他
竄仍前延玩則孽由自作更無可宥那彦成松筠
即當遵旨將伊等一面拏問一面奏聞聽候核辦
上諭内閣日明亮以叅贊大臣勦辦張漢潮一股賊

匪經年累月總無成效昨據奏報官兵痛加剿殺張逆勢已窮蹙復經三面兜截不日即可殲除數日以來正深盼望乃本日據明亮等奏稱張逆又復潛逃而摺內聲敘之語種種支飾實屬草營陋習且當張漢潮勢窮力盡之餘不能上緊擒獲仍致乘間脫逃明亮係此一路居首領兵之員其疎縱之罪實無可逭着革去參贊大臣正紅旗漢軍

都統賞給副都統銜以觀後效

二十八日癸未

上諭內閣曰昨據倭什布奏到胡齊崙動用軍需底賬慶成永保俱經得受餽送銀兩因降旨將伊等家產查抄今據布彥達賚盛住等將抄出慶成永保家產開單呈覽本應照例入官但念慶成之曾祖孫思克曾於國初著有勛績為本朝出力之臣

又有公主下嫁伊家而慶成之祖五福亦曾任御
前侍衛始終勤慎今慶成雖因帶兵不力得受餽
送獲罪但念伊前次打仗曾經受傷此次未能上
緊殺賊較之永保之有心逗遛安坐貽誤者尚屬
有間所有慶成住房一所及公主陪嫁坐落薊州
等處地三十一頃六十畝零金冊一分俱著加恩
賞還至慶成之父惟精並未獲咎其屋內什物亦

著全行給還其餘抄出房地金銀錢文衣物等項皆係軍需項下餽遺所得俱著交內務府等衙門照例辦理男婦人口發交該旗查辦至永保得受銀兩從前據胡齊崙狡供畢沅送銀二千兩其餘六千兩係屬馬價今訊據永保家人伊昌阿等供稱永保在刑部監禁後有沈姓送到銀八千兩此內有畢沅幫銀二千兩胡齊崙送銀六千兩永保即

令伊姪出名將銀三千兩買得住房一所其餘五千兩陸續用去是此項房屋係永保將收受餽送銀兩所買自應入官其餘查出祠堂祭田及伊子英志英華衣服什物俱著賞還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松筠曰據布彥達賚盛住等查抄慶成永保家產業經分別辦理因思永保前在湖北軍營獲罪解京後尚有得受餽遺之

事此次到陝未必無染指需索情弊著那彥成桉
拷問伊嚴切究訊有無藉端侵用及得受餽送之
事務令據實供吐毋任飾詞狡賴

三十日乙酉

上諭內閣日前據倭什布奏到胡齊崙動用軍需底
賬內鄂輝得受餽送銀兩因降旨將伊家產查抄
今據傅森恭阿拉等將抄出鄂輝家產開單呈覽

本應全數入官並查革世職惟念鄂輝所得世襲男爵係在湖南軍營擒獲首逆加恩賞給其所受餽送銀兩係在湖北之事所有前賞鄂輝男爵仍加恩著伊長子鄂彌善照舊承襲其次子少子所捐官職亦不必斥革鄂輝從前得受此項銀兩明知出自軍需因有人餽送徉為不知竟收受至四千餘兩之多如鄂輝尚在必當討贓治罪今已身

故免其深究所有房屋田地等項俱著加恩賞還
伊子鄂彌善等其銀錢朝珠玉器衣服等項自應
入官著交該衙門照例辦理至伊子鄂彌善等衣
服物件著傳森等分晰查明賞還

臣等謹案川楚陝用兵以來請撥
帑藏不啻萬萬計蓋由重山複嶺之中師徒輾轉
追奔供億不無溢額而帶兵大員濫支濫應

實所不免蒙
皇上嚴行戒飭
遴派大臣盡心鈎稽大加撙節此次因查出胡齊崙
侵扣軍需一案復
諭令將得受餽送各員確切根究於是各路咸知儆
畏節費恤兵軍紀整肅以成鉅功至慶成永
保鄂輝家產仰蒙

聖慈體恤分別發還是於懲創之中默寓
矜全之意凡屬臣工具有天良疇不感服奮興哉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一百二十四 巳未 午

十月初一日丙戌魁倫奏言臣於九月初九日抵

達州軍營遵

旨將勒保革職拏問並將

指出各情節嚴切訊詰據勒保所供各款均有月日

稿案可查當即提取原卷覆核無異復據勒保

呈出額勒登保德楞泰等各處原書諭一併封

固同勒保供詞進呈至支發餉銀查勒保自嘉慶二年十一月到川至本年八月止共用過軍需銀二百六十餘萬兩現據經手糧員稟呈收發數目逐欵皆有細數勒保於所帶兵丁餉銀均係按名給領并不時另有賞卹詢之兵丁等供亦相符是勒保於發給軍需尚無不均之處該兵丁等衣履不周實因隨征日久鹽糧僅敷

日食無力添補勒保會目擊該兵丁等衣履破
爛情形於本年四月間奏請在軍需項下動支
製給經部核覆查照湖南成案准令照數借支
一次現已製補完備勒保實未嘗有所愛惜再
查勒保自統兵剿賊以來所有賞號俱在糧務
處提取銀兩統計共提用過銀四萬八千餘兩
現在該管糧務處呈出簿據俱有勒保親書花

押逐日登記此項銀兩據稱先經奏准照巴勒
布廓爾喀成案在川省鹽茶存公息項下支撥
歸款又福寧前奏川省竄匪有增無減勸保則
稱有減無增彼此不符查川省賊匪初只有王
三槐徐添德羅其清冉文儔等著名數大股後
有姚之富高均德樊人傑張漢潮張添倫等股
自楚陝竄入又有藍號白號等股自甘省竄入

當時每股賊衆實有二三萬人及數千人不等
節次剿戮後并奉
恩旨脅從罔治因而解散者已不下三四萬人現在
賊匪人數實屬較前大減而或四五千人為一
股或一二千人為一股甚至數百人數十人各
為一股此等人數即係從前各股中分出亦有
隨時逼脅者然隨裹隨散忽合忽分實無定數

福寧所奏因新添賊匪姓名多于從前是以指
爲有增無減而勒保所云有減無增是通核賊
衆大數伊二人同駐達州本無不和閒福寧奏
奏德楞泰正二兩月撥過餉銀二十萬兩
諭令勒保查奏彼時勒保摺內有福寧籌辦軍需失
之太緊又恐領兵各員退有後言遂爾形之奏
牘欲爲預佔地步并稱其前奏原屬含糊迨奉

飭查不得不將截長補短之處據實具奏以致互相
矛盾殊非叚實辦公之道等語因此二人形跡
頗覺齟齬實無通同舞弊之事又查達州爲糧
餉重地賊匪固不敢逼近大營而附近數十里
地方間有零賊竄入勒保隨時派撥官兵往剿
是此半年中勒保雖未親歷行陣而辦理文檄
調遣兵將亦非一無所事惟是軍營人員營私

交結臣亦向有所聞勒保身擅重權難保無屬

員贋緣餽送且軍需須下勒保用過銀二百六

十餘萬之多雖據經手之員收發俱有細數亦

難保無浮冒侵漁情弊查勒保先于七月間有

懇請

飭派親信大臣來川細加查察之奏是以臣此次來

川勒保與福寧等皆已知臣有查辦事件所有

軍營人員不特不肯自行吐露即所呈軍需支發各賬亦難信其無預先抽換揑造之弊即如勒保所用日食物件均由糧員買辦逐日開送草單逐月結算總賬於支取應得養廉時給發糧員承領現扣至九月初八日除給還外勒保尚餘應支養廉銀一千五百餘兩似此毫無舛漏安知非預為佈置一時實不能得其底裏若

僅據勒保現在所供情節則各款均有文卷確
鑿可憑無以核其罪案是以不敢輕率會擬惟
將現在訊取供詞及
飭查各件情形先行奏
聞容 臣再設法嚴密察訪務期得有一件確據即可
從此研訊亦可折服其心明正其罪再福寧前
與勒保會銜請撥餉銀五百萬兩查閱奏稿實

係二十八會銜畫押隨經面詢福寧據稱彼時請餉五百萬原是商量會奏至後次摺內所稱軍糈充裕是指兵米充裕非指餉銀而言又 臣經過陝省將明亮慶成永保俱已帶兵分投剿賊並未會面伊三人意見不和 臣亦頗有所聞適行抵沔縣見城外大路有曾紮營盤地址 臣細加訪問據該縣稱上年賊匪竄至將明亮帶

兵追到縣城賊匪由青草驛一路奔竄明將軍未經追趕在此駐紮五日方移營進剿所帶兵丁甚不安靜居民被擾殊有怨言即此一節明亮逗遛觀望不能約束兵丁已可概見 臣 抵川後復聞勒保會向明亮查詢所帶兵數明亮不行咨送昨經訊勒保時問及有無是事據勒保稱我會通查各路兵數明亮一路只將總單開

迹並未將官兵細數造冊咨送亦不將軍情隨時咨報俱於奏後始將摺稿送來是其輕視勒保不服調度亦誠有之其欲將張漢潮在陝以爲藉口追剿免赴川省聽勒保調度之處臣亦頗有所聞而不能得有實據至提用餉銀及有無得受福寧餽送之事此時軍需事件正在訪查尚未得有端緒容俟查明再行具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曰據奏勒保發給軍餉尚無不均若果能體恤兵丁均勻發給何至該兵丁等衣履不周牛皮裹足日形疲乏勒保平日往往厚待親隨而于耳目所不及之人即心存膜視以致資糧缺乏之人不用命否則軍士飽騰何至經年累載尚未蕆事耶又勒保一路賞號俱在糧務處提取共提過銀四萬八千餘兩現經呈出簿據俱

係勒保親書花押此亦殊不足信魁倫奉旨查辦
軍營提用銀兩勒保等自早有所聞知豈有不將
款項簿據預爲抽換彌縫無弊且軍需項下勒保
用過銀二百餘萬之多焉保其別無浮冒侵漁情
弊即如湖北胡齊崙經手軍需帶兵大員任意提
用並查出餽送各款甚多則川省銀兩以爲勒保
皆係實用實銷其誰信之現據查詢勒保日用食

物俱于應得養廉給發伺餘養廉一千五百兩未
經支取若果如所言則勒保竟係清操毫無染指
其彌縫裝點更難憑信又據勒保供每次發報俱
有各路打仗情形七月十二日接到倭什布咨報
賊竄入楚因距初九發摺之期祇隔兩日是以未
經即時具奏又軍營逐日俱有文禀若逐件發摺
未免徒煩聖心尤不成話朕現當親政之初勵精

求洽內而部務旗務外而各省奏摺無不卽時批閱惟嫌其少從不厭多何况于緊要軍情豈有以頻數奏報爲煩之理乃勒保身爲經畧旣接據倭什布咨報李淑等大股賊匪竄入楚境其事甚關緊要而輙以相距發報之期祇隔兩日不復俟日具奏轉以徒煩聖心爲言支吾狡辯尤屬顯然至所稱倭什布前奏竄楚賊匪有二萬餘人之語本

屬不實此事係倭什布張大其詞朕原深悉前此
倭什布曾經具奏於各要隘分布嚴防至為周密
旋又被賊匪竄入楚境未免虛增賊數以卸其疎
防之罪否則倭什布一路兵力有限以二萬之賊
匪有何畏懼而即望風膽落仍行折竄出境耶又
據供滿兵不甚得力所以均令歸留開縣防堵交
與訥音管領去年六月間曾查得該兵丁等不以

防守爲事在城內占住民房茶房酒肆不時歌唱
喧鬧訥音不能約束又前次賊匪竄入祖師觀時
當令訥音帶兵堵禦離城僅六十里直至次日始
行趕到等語滿洲兵丁如果不能得力勒保何以
並不早奏甚至有喧鬧生事情節勒保自當嚴切
查明將不法兵丁按律正法一二人方足以肅戎
行而申軍紀何得漫無管束又不參辦惟以撤令

回京了事耶且訥音管領滿洲兵丁既任驕情滋
事而派令堵禦以六十里程途兩日始行趕到勒
保彼時即應據實叅奏聽候核辦乃隱忍于前並
不舉劾此時訥音已派往喀喇沙爾辦事又能治
以事後之罪乎再據供稱前次許文謨等所帶兵
勇有八千餘名較之額勒登保德楞泰兩路兵數
尚多所以未經另行派兵補數許文謨所帶兵勇

歧視額勒登保等爲多但額勒登保德楞泰兵數
雖少屢能打仗得勝而許文謨一路則被賊侵凌
致總兵德齡爲賊戕害豈得以其兵數不少即不
另派兵將接濟乎總之勒保自任經畧以後惟知
安坐軍營株守不動其罪已無可諉而於川陝楚
各路軍情不過接據稟報率爲派撥伊即自以爲
居中調度試思各股賊匪似此往來奔竄勒保漫

無籌畫一任鴟張所謂調度者安在又明亮不服
伊調度甚至查詢所帶兵數不行咨送而軍情亦
不隨時咨報勒保何難據實劾叅又恒瑞將專剿
藍號賊匪棄置同陝勒保亦未及早叅奏此皆勒
保之罪以上各情節仍着魁倫向勒保嚴切訊詰
撫任稱有發展至所奏詢問福寧據稱彼時請餉
五百萬原與勒保商量會奏後次摺內所言軍需

充裕是指兵米而言軍糈餉項同係一事乃福寧分而爲二顯係支吾粉飾若餉銀果有不足又將何物買辦米糧魁倫勿輕信其言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曰據魁倫奏行抵浰縣時訪聞上年賊匪至彼明亮帶兵追剿賊匪由青草驛一路奔竄明亮未經追趕在彼駐劄五日所帶兵丁甚不安靜明亮於剿辦張漢潮一股賊

匪經年累月尚未辦竣前據伊奏稱已將賊匪三面圍住斷難再稽顯戮乃續據奏報賊匪又乘霧兩逃遁其縱賊之罪已無可諉業經諭令那彥成據實查辦今據魁倫訪出各情節則明亮逗遛觀望又不能約束兵丁更難逃罪前那彥成在京時每奏及慶成永保罪狀而於明亮則以爲尚可任用那彥成之意不過以明亮久經行陣於軍務情

形自爲熟悉若似此積慣着滑轉不如未經歷練
之人尚無結習且恐新派將領相率效尤于事何
益況現據魁倫奏明亮輕視勒保不服調度明亮
係會與阿桂溫福同事之人其意自以勒保係屬
晚輩故不肯受其節制而那彥成係阿桂之孫明
亮更必心存輕忽焉肯爲那彥成所用適足掣肘
那彥成竟當遵照節降諭旨嚴查明亮罪蹟據實

參奏又魁倫詢據勒保供稱恒瑞棄藍號之賊徑回陝西協剿張漢潮恒瑞係專剿藍號賊匪之人何以棄垂成之近功追未定之遠賊軍務機宜移步換形朕從不爲遥制卽有隨時指示之處亦當斟酌緩急隨機應變乃恒瑞猶以遵旨回陝爲詞尤非情理那彦成惟當秉公嚴查如有避賊情節卽一併據實參奏朕因軍務未竣日夜焦勞且數

年來軍需糜費帑項實屬不貲現在又撥餉銀二
百萬兩解陝應用那彥成係軍機大臣又管理三
庫事務于朕之盼望捷報及國用度支豈尙不能
深悉此時三秋又過已屆孟冬那彥成惟當激勵
將弁一洗從前疲玩積習先將張漢潮一股殲除
淨盡廓清陝境迅奏捷音方爲不負委任

初二日丁德楞泰奏言竊臣于九月十二日趕

至平利之平溪河地方探得張添倫等餘匪不
過千餘人由八仙河竄赴紫陽之麻柳壩一帶
宋應子等餘匪不過數百人出毛壩翻山竄入
太平之黃墩一帶卽應趕追前進適據哨探並
本處士人稟報附近之文彩溝謝家灣洪家營
乾坪等處有由白河竄來高家營大股賊匪人
衆萬餘勢極兇悍分投焚掠查文彩溝謝家溝

距鎭坪甚近而鎭坪左通竹谿之風溪右通大
寧之徐家壩又據逃出難民供稱此處賊匪先
已竄至白河等處經陝省兵勇截回現欲入楚
伏思楚境甫經肅清三省勁旅現尚未到倘經
竄入所關非細且張添倫等股勢已窮蹙斷不
能復折入楚　臣酌量緩急情形應將高家營賊
匪截剿勿使復入楚疆較爲緊要十三日由平

溪河踹得捷徑星夜趕回鎮坪爲迎頭截擊之
舉旋由紅河溪馬鞍山一帶迎住賊頭十六日
五鼓帶兵由石滓河大廟前進正值賊匪移營
而來該逆一見官兵卽上山包踞險抗拒 臣 當
令賽冲阿穆克登阿等帶馬步兵勇由左手而
進令阿穆勒塔扎勒杭阿等帶馬步官兵由中
衝擊 臣 督同溫春達勒精阿等由右手順河前

進該匪膽敢在山吶喊搖旗施放鎗礮衝撲下
壓三路官兵奮勇直前鎗箭齊發立殺賊匪一
百五六十名鎗斃騎馬賊目一名逆衆始行慌
亂　臣等乘勢攻撲搶上山包賊遂敗向玎璫溝
撲河過八百溪而逃因連日陰雨河水漲發亂
石急溜官兵馬隊淌渡緊追賊衆愈加潰亂殺
斃及淹沒者約有百餘名兵勇揪馬尾而過亦

被淹五六名賊衆見馬步官兵蜂擁過河奔上東山路徑稍陡兵勇搶上賊復下壓官兵力敵仰攻斃賊十數名左邊溝內忽有賊匪二百餘人突出經馬隊進溝衝殺賊俱上東山梁而去遠望山高二十餘里山頂林木箐密臣親率將弁兵勇直上步步進逼將至半山平坡處聚賊二千餘人飛石如雨我兵凝然不動有騎馬賊

目往來指揮賊衆下壓四次當郎令吉林索倫
各兵下馬身藏馬後箭射鎗擊共殺賊五六十
名並將騎馬賊目擊倒衆皆敗竄官兵乘勝搶
上平坡馬步疾馳追入老林賊匪鎗礮刀矛牛
驢馱鍋帳衣物棄塡滿道馬不能前臣一面派
兵收拾一面先帶步兵緊追直至鎮溝已及二
更該匪連夜由魚洞子老鴉坂華龍山逃走前

途樹林茂鬱路逕難辨祇可露處暫整兵馬沿途又殺賊四百餘名生擒石在洪黃李氏等男婦四百七十八名口所得鎗礮鳥鎗旗幟騾馬無數訊據擒獲賊目楊遠華王兆鳳等僉供此股賊匪稱爲高家營逆首大掌櫃高二郎高成工係高均德之堂兄總元帥馬五郎馬朝禮又有三個偽元帥是曹名魁賈世祿王臨高分贇

白藍三色旗號輪流前走打仗男婦約有萬餘人戰手不過四五千前到白河被兵截回探得川省大兵已將張添倫等賊匪追過川境要由文彩溝馬鞍山到鎮坪過風溪前往湖北地方不想遇着官兵迎頭截剿殺死被擒者甚多今日半山坡上是藍號元帥曹名魁帶領三千戰手堵禦因帶鎗傷敗走隨將該二犯擒割梟示

其所獲匪犯內有臉上各刺黃白藍一字者有
刺自來投營四字者訊明均係附近州縣甫經
被擄難民佘漢卿黃李氏等三百四十三名口
俱已照例給發銀米路票令其回籍真正教匪
石在洪及被擄日久殺人焚掠之江文高等一
百三十五名梟行正法　臣　於十七日卽跟躡賊
蹤由老鴉坂翻華龍山太平橋進追該逆至纖

子坪又遇卡監鄉勇首把總王英率衆截剿擒殺甚多該匪等遂由左手旁竄礮溪溝翻老林而遁 臣 恐其繞出北面當令王英帶領鄉勇二千名尾追 臣 由江西街霸王廟直至八仙河截其北竄之路十九日趕至油榨坪追殺賊匪二百餘名擒獲劉登福楊劉氏等一百七十六名賊即竄入老林翻界嶺過兩扇門逃入川境太

平界內所獲各匪亦已訊明除難民余學魁等一百零五名照例省釋其劉登福等七十一名實係逆匪亦即正法此時殘匪不過三四千人馬騾數十匹頭由南溪老鴉口一帶逃竄臣趕緊入川剿辦務期盡絕根株至連日打仗外委胡貴陣亡王福受有矛傷其餘傷亡不過兵勇數名另行查明咨部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德楞泰曰德楞泰本係追剿辛聰張添倫一股賊匪入陝由平利而至紫陽又因高家營一股數有萬餘德楞泰復捨張添倫宋麗子等餘匪專剿此股賊衆追躡入川以見其捨易就難現在平利業經肅清所辦固好但張添倫等在紫陽游奕德楞泰並未派人在彼搜捕將伊統領之鎮將等一併帶往川省豈有任賊匪自甆之

理現在德楞泰既入川境若不能速將高家營一
股殲除致令與川匪合夥德楞泰豈竟隨同川省
帶兵各員剿撫遂謂了事耶即摺內所叙打仗殺
賊雖極意鋪張而受傷陣亡者有外委二人陣亡
淹斃兵勇共十數名看此情形並非奮力鏖戰所
奏恐不確實德楞泰不免又蹈單營粉飾積習此
時高家營一股及宋麼子俱在太平德楞泰趁此

一併剿辦不可再有怠玩已降旨諭令額勒登保
酌派鎮將前赴太平一帶協助更可得力所有陣
亡之外委胡貴着咨部賜卹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德楞泰本係追
剿辛聰張添倫一股賊匪入陝至平利地方探得
張添倫等由八仙河竄赴紫陽之麻柳壩德楞泰
已即趕赴紫陽彼時聞有宋麗子等餘匪竄入太

平德楞泰又欲捨張添倫等而專趕宋麻子餘匪
適據哨探及本處士人稟報附近之文彩溝等處
有高家營大股賊匪人數萬餘勢極兇悍德楞泰
復又趕回鎮坪截擊賊匪上山據險經德楞泰督
率官兵攻撲該匪敗竄老林逃至川境太平界內
德楞泰於九月二十日追入川境閱其所奏情節
德楞泰不過欲見其捨易就難不分畛域但張添

倫一股向在紫陽屯聚德楞泰即不能兼顧亦應於伊統領之侍衛將弁內分出一二人帶兵在彼搜剿乃竟將賽冲阿穆克登阿等一併帶往入川置張添倫等股于不問既以專剿高家營為事而入川後又不能將高成工馬朝禮等擒獲致令與川省各股賊匪合夥德楞泰更復何所藉口耶況張添倫宋麗子等餘匪現雖不過千餘及數百人

而無官兵剿辦任其在紫陽一帶肆擾必致衆寡日多或又添成大股即使該匪爲數無多亦無俟其自斃之理現在王文雄柯藩慶溥溫承惠等俱在平利紫陽洵陽白河一帶防堵何以德楞泰摺內並未提及一字着額勒登保遵照諭旨內指出之處確查具奏所有張添倫等餘匪著王文雄柯藩慶溥等就近剿辦勿令南入川界東竄楚境又

致蔓延其宋應子等餘匪既竄至太平而高家營
一股賊匪亦逃往該處德楞泰更可一併截擊並
着額勒登保酌派鎮將速行前往協剿以清此股
餘孽